

版出社誌雜・二之書叢誌雜



著森德漢使大德駐國英前

史外戰歐



歐戰外史

漢德森著

一九三七年四月卅日，我到達柏林，五月七日適爲德國勞工假日，該國羣衆大都於是日舉行演講會，因此我得親觀希特勒演說的機會，因爲未呈過國書，遂以外交官方式出席，先至德國劇院，次至羅斯台公園（Lustgarten）。

德國劇院當日演說者是戈培爾博士，題爲藝術與文藝，戈氏演說姿態頗自然而語調亦甚和諧，令人羨慕不止。其演講題材雖爲藝術與文藝，本不容滲浸政治毒素，惟以戈氏慣弄政治宣傳，因之仍不免牽扯曲解與詭辯來混淆是非。

希特勒在羅斯台公園列隊的羣衆前演講，所說多係毀損民主國家者，特別是英國，此外還有各報的抨擊，反對猶太人在俄國勢力的滋長，尤爲激烈。希氏言及德國本身僅曰：各國人民皆不能逃脫其命運，德國人民應從艱難中振作自己，以達到獨立之目的，同時應該攫取近東資源，必要時，不惜以戰爭出之。略略數語，動人則甚。當日我獨注意聽衆之聲色，而於希氏演詞則居次，希氏聲調粗糙難聽，但頗具談吐天才，民衆彷彿甚感興趣，彼輩在春光明媚之日，竟喜鵲立傾聽，希氏平日言之再言之舊調，因此我對於希氏的偉大何在，他究用何種手段而使諸大民衆敬之爲唯一領袖，以及有何潛力而能制服其僚屬，表示驚奇。希氏除善於雄辯外，尙具一種信念特質，此種信念或卽爲其在革命同志中建立起今日堅固地位的工具，他信任德國，信任德國的使命，并倔驕

的信任自己——意志的動力。希氏在某次閱兵，右臂向經過的隊伍持禮達四小時之久，不見疲倦，閱兵既畢，我問他怎會不倦，他答稱由於意志的動力——我意其中不無做作。

發怒全屬故意作腔

某德友問我與希氏晤面時曾否插言，據該德友說：渠在職事時，雖常與希氏接談，但從未從旁插言。我則無此遭遇，希氏也許不甚注意我所談，像里賓特洛甫只知準備自己次所欲言者，但似乎尚甚當心聽取而並無不耐煩之意。某次，我說話不到十分鐘，而希氏之答詞則達三倍時間之久，此後我不敢再自己先發言矣，但有時我覺得希氏言詞過於囁嚅，而故意使之中斷時，亦並不見介意。故依我觀察，希氏的情感衝動言之出諸自動，寧謂故意裝成那副激烈狀態。凡大使在未呈其本國授權書予所駐國首領之前，其職位本未可確認為正式大使，其資格等於所在國之官員，與外交隨員尚且不能即謂有關，我獨不然，爲了英皇加冕事特往軍政部拜訪德陸軍上將勃倫堡氏（Field Marshal Blomberg）上將爲希氏特派代表，德國參加英皇加冕者，同行尚有海軍上將希爾之（Admiral Schultze）與斯多夫將軍（General Stumpf）並宴請勃上將暨其同僚，勃上將給我印象特別深，他五十八歲，身材頗高，一副軍人氣概，確是德國舊軍人中之典型人物，够得上代表德國出席英皇加冕資格的人，可說無出其右者矣。據說希特勒極寵愛勃上將，常言勃上將若離棄他，他將躍窗自盡，但結果適得其反，希氏既未躍窗，而勃氏則被棄諸草莽，大約經過十個月吧，他仍爲希氏之密友兼顧問，可憐的勃倫堡我在大使期內，勃氏爲被我邀請的第一個德國人，他也是我被邀到他家裏的第一個人，在那天宴會中，戈林亦在座，記得我和戈林、勃倫堡牛賴脫（當時之德外交部長）談話之際，內中有一位問我，如果有人稱呼我 Heil Hitler 我將如何應付，我倒有點受寵若驚，我答道，我將舉起右手，手指閉攏，貼住前額，右眉毛上一吋

高處，再拚緊足跟答聲“Rule Britannia”他們聽了都發笑，事實上只有管理衣帽員和梯福特小姐曾這樣地向我敬稱，可是我當時爲了紐倫堡的羣衆而發呆，却忘記說“Rule Britannia”。

希特勒眼睛常發熱和發怒

在英皇加冕的前一天，我進見希特勒並呈國書，但不幸得很，我每次進見希氏，總是他不歡之時，茲次謁見之前，適興登堡飛船被燬，謠傳係出於被害，希氏聞之非常憤慨。我們各談着幾行友誼的詞句，他却毫不留意的，及我向渠唁慰了一番之後，方始轉佳，他於是請我到另一休息室坐下，他告訴我，興登堡起飛之前，曾接到許多恐嚇信，但船內已經嚴密檢查，不料竟有此意外，他當時對我態度尙稱不惡，我爲欲研究希氏統治德國的神秘，便在此時注意其神情。德國人特別是婦女，都說希氏的表情有特殊光彩，尤其是他的一對眼睛。雖然，我看他的眼睛總是那麼發熱和發怒似的，在寧靜時，他的辯論非僅清晰，且有理性，我當被所難見他發激烈情緒時，我只有忍氣俯首叫他軟化。我首次謁見希氏時，牛賴脫、德司法長和希氏翻譯員羅米特博士都在場，我私人對希氏談話都直接用德語，所以不需敬博士任翻譯，但他仍照常記錄，所說大概係供希氏日後參考的，有時亦送我一份拷貝。那年秋，哈里法克斯（Lord Halifax）來謁見希氏時，敬博士亦送他一份他們談話的紀錄副本，此爲牛賴脫長外之時，及里賓特洛甫接替後就不准送丁。

我在柏林剛一月，又接到政府訓令，囑着手進行所謂張伯倫（那時他已繼鮑爾溫而任首相）調整英德關係之初步計劃，即邀請牛賴脫早日來倫敦進行談判，問題着重西班牙戰內的約束，同時檢討整個外圍的政治情形，以便覓取解決途徑。我還記得當我對牛賴脫表示之後，他對於去否尙猶豫不決，事實上他比我明白，他知道這個建議有內在的難處，雖然，他仍允爲與希特勒商量，但說須遲至六月廿日他遊歷巴爾幹各國回來後，

方可決定行期。他畢竟不願種種困難，而接受所請，並宣稱當於六月廿三至廿八之間動身，但我命運多舛，事敗垂成，我的努力謀使英德談判門戶開放，終歸失敗，初尙疑意外，後方知爲已成政策。

六月十九日柏林官場接獲西班牙政府飛機轟炸德國領土伊維塞（Iviza）消息，又發出德國驅逐艦雷比斯（Leipzig）險遭水雷新聞，翌晨即接到牛賴脫私人來信，說倫敦之行將作罷論。

六月廿日星期日，我費了整天工作，仍不得見牛外長，我猜想他必爲謹慎起見，避居鄉間了，直至當晚方在外交部花園牛氏私人住宅內獲面。我告訴他說：就雷比斯事件本身而言，他更有一訪倫敦之必要，并要求非得親見希氏一面未便遽爾接受他的拒絕。翌晨遂偕牛外長同謁希特勒，希氏剛從惠爾狹凡（Wilhelmshaven）視察伊維塞被炸情形回來，他那時憤怒的情緒同興登堡被燬那天我去看他時一樣的衝動，他拒絕聽取我的任何見解，而嚴然說：此刻不能允許外長離開本國。

里賓特洛甫是個罪魁

希特勒的態度如此難以說服，叫我大失所望，待我認清楚內在的事實之後，方斷定雷比斯事件——真相永不會證實的——僅爲推翻諾言的藉口，那事件希特勒本人並不知曉，里賓特洛甫更不明白。

里賓特洛甫既爲駐英大使，他覺得牛賴脫代希特拉來英折衝，有損他自己的威望和榮譽，因之極力謀使此事不能成爲事實。他存心誹謗人家，殊不知此種缺點，結果竟放火燒自身。歷史家必然的歸咎里賓特洛甫爲一九三九年九月發難的禍首，他的阻止牛賴脫來倫敦的陰謀雖爲成功，但希特勒政策則遭受莫大的打擊。

我第一次以私人力量來改善英德關係的努力，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間被邀參加某宴會時的演說，第二次則爲那年九月出席紐倫堡大會。

紐倫堡大會並非純粹的官場會議，英法美大使向不去參加的。是年法國外交員弗命哥鮑世（M. Fran-
coi Poncet）美國外交官直勃（Gibert）由於本國的授權偕我同往參觀紐倫堡週末大會，大會裏琳琅滿
目的佈置和一種緊張的空氣，非親臨其境者實不能完全認識德納粹黨運動的真相。我參觀過一個包括一四
〇、〇〇〇個首腦表代二百萬會員的集會，我參觀過希特勒青年團大會，裏面男的有四八、〇〇〇人女的
有五、〇〇〇人，皆甚健壯活潑，並在希特勒領導的黑衫少年營（Heer Himmler's S.S. Camp）裏晚餐
和希特勒自己牛軋脫、戈林及戈培爾等要員談過話，此外尚有各機關各城市之領袖均於是日齊集，柏林飛機
場預備希特勒檢閱，一四〇、〇〇〇褐衫隊員排成六大隊，希氏於是遙遠的從飛機場大門而入，門離檢閱台
約四百碼，幾百個衛隊跟着他向檢閱台前進。

希氏一到，四週三百只照空燈齊向天空放射，幾千尺高的淡藍色光彷彿圍成方形的屋蓋，偶有層雲則更
見逼真，其嚴肅與美麗簡直像置身於森嚴的禮拜堂內。

一聲口令，當備隊則從極遙遠處前進，先至大道，再達四邊可以望見的通衢，其中一部份隊員手持着五色
電筒，放射出金紅色的光彩，照在藍色的光圍底下，褐衫隊員的行伍間，無異一副美麗的圖畫，嘆為觀止。第一次
大戰前，我曾在聖彼得堡住過六年，那舊俄羅斯的舞殿該够漂亮的了，但也不能與此相比，德國人的樂於天性
特別發達，他們最高興穿着制服跟軍隊前進，納粹黨自然知道如何去利用和發揚這些特性。

赫斯是個不可思議的人

集團力量的展開，往往呈露一種不祥的預兆；大眾的勝利歡樂，加以美的點綴，是最宏大不過的。希特勒青
年團的檢閱，以觀察家的眼光來批評，是個有野心的功課，其中所唱的歡樂都負有重大的意義，青年隊員的狂

熱，更可證明。此次演講者有希特勒，赫斯，青年團領袖希拉基諸人，赫斯號稱德國的副獨裁，依我的觀察，他似乎是希特勒的螟蛉子，在戰事開始時，希特勒聲明他死後的繼承者爲戈林，次至赫斯，是赫斯之名又屈居戈林之下。在靖平時，他的名字也許可以置諸戈林之上，可是在戰時他的力量還不够吸住軍部與納粹黨平衡聯絡，故只得讓戈林居上。赫斯身材很高，臉兒有點黑，眉毛高懸，一副有名的微笑和討好的態度，不負爲納粹黨領袖中最漂亮者，他不喜與人長談，亦不欲顯露其才能，總之他是個不可思議而帶濃厚狂惑色調者。

希拉基在青年團大會演說內容雖多，阿諛希特勒者，然最感動我的心，其中一段話使我非常驚奇，他對一班青年說：「我雖不知道你們誰是天主教徒，誰是耶穌教徒，但我確信你們都是相信神的。」從此推知希特勒對於青年宗教思想是消極的。

表面上德國雖反對猶太人聖書，然希特勒仍允許青年信教自由，但實際上所謂自由仍隨時隨地被各種有效方法所阻止，霍亨索倫（Hohenzollern）神雖不能於一九一八年確保德國勝利，但仍准崇拜着總之，他們所謂神必須純粹出於德國者，而且須與希氏有密切同盟者，而希氏自己不是神罷了。

希特勒自己並不是個無神論者，他的演說中常提及萬能之神，惟據說此神必爲親希派而反耶教者。有一次我與希氏談話，偶論及宗教問題，他便大表不滿，他反對英主教維護尼姆勒牧師一案（Pastor Niemoller），他說：「不願任何英國主教來干涉德國宗教事業，他又說因爲他們干涉的緣故，而使尼姆勒被法官開釋了之後仍被羈押於集中營，他繼着說，任何英國主教若來德國傳教，皆將被送回邊境，而最後竟又稱宗教在德國比在任何地方爲自由。此種矛盾論調，叫我無從答起，即答亦無濟於事，他當心的只有他自己國家社會主義者宗教同德國之神，那是自由信仰的，他常信自己的話是對的，因此通常與他談話或討論，很難得到他的理會和令人滿意里賓特洛甫就是模仿他的樣。

希特勒的少年警察營 (Herr Himmler's S.S. Police Camp) 晚飯時的景象同樣地充滿教聚的意識，晚飯時黑衫隊音樂隨着奏唱，既舉行下旗禮，總之所有音樂以及各隊各色都堪稱優越，而以少年警察隊爲希特勒統治德國最得力者，其隊員體格皆經挑選出來的。

但當我在寫稿時所看見的是全營黑暗，隱約有點閃光，冷靜的後邊統放着黑衣的制服和骷髏狀的樂器，呈露一種罪惡而恐怖的景象，真的我彷彿自己置身於威靈斯頓 (The days of wellenstein) 和十七世紀的三十年戰爭時代，除了各種軍事建設的顯然威脅外，紐倫堡當時還給我以下的感想：

第一，此次紐倫堡大會空氣較前爲靜謐，原因一半由於健全和自信心的意識的滋長，一半則由於厭倦感覺的增加；第二，根據上論推知納粹主義或可達到安定局面的希望，已逐漸增加；第三，從納粹各領袖與我的談話中探知英德諒解的可能性；第四，在一片阿諛聲之外，希特勒幾爲羣衆崇拜的偶像；第五，是極佳的組織。

戈培爾對於英國報紙的態度

希特勒那天對我頗爲友誼，他無疑的對於英法美代表出席參加表示歡迎，而猶稱許我爲此舉的開路先鋒，我因此乘機告以邀請牛軋脫拜訪倫敦之門未閉，然他聽了後，頓現遲豫，特兒他說恐辦不到，除非此一定可有意外的收穫，且說此行初步要求，即請英國報界應改變對德納粹主義的不公正態度。我答謂此點事前與戈培爾博士同餐時已經長時間討論及之，即雙方報界今後應取之態度是也。

那次談話無新發展，後來報紙問題仍不能解決，然戈培爾對我感情已融洽些了，這位「小博士」殆爲納粹黨領袖中頭腦最靈敏的一個。

戈培爾不喜長談，但善於抓住要點，是一位很能幹的辯論家，而在私人談話時，則非常坦白和有理性，我私

人頗喜與他攀談。他的外貌和個性頗像愛爾蘭小反動者，事實上或許是克勒克世家出身，(Celtic Origin)他生長於萊茵區，畢業於天主教學校，他的腳有點跛，證明他在柏林戰勝共產黨替希特勒和納粹主義獲得國都的相當勇敢，可是當他上講台向公眾演講時或做起文章來則大苛刻了，雖不說謊話，但太會疾呼了。

大約就在此時間，我又和戈林上將作了一次長談，詢以併吞奧國意見，戈林力言此爲不可避免之事，並說他數日前曾不客氣地告訴奧國公使希米特 (Herr Grido Schmidt)，奧國政府應及早接受德國要求，免得釀成流血後果。

我那次會談大部份是關於我七月間的要求，就是請戈林用書面示知德國不滿英國聯合協約國包圍德國的眞象，及德國的最高目的爲何。

不用說得戈林從未遵辦，雖然他常有發表的意思，惟尚須待希特勒的批准，當時戈林上將仍如他七月間說法，謂願再與希特勒磋商，並邀我於十月初頭同赴東普魯士的羅明登遊獵，屆時再給我回答，我當然誠意接受。

戈林照常那麼坦直，說話時刻傾向戰爭。惟我們談話，雙方都很開誠佈公，基於友誼而外並不涉及其他。他不像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那麼容易發怒，直至後來我方信任他個人是盼望德國同英國和平解決的，他出席紐倫堡大會時亦特別注意此事，然同時他又稱，倘英國拒絕與德國合作的話，則德國惟有訴之於武力，以粉碎英國之一途。關於此事他是德國的最先一人來告訴我，德國將被迫提出修改英德海約的可能，我便再三忠告他，德若定然出此步驟，則必引起戰爭，他亦嚴然自承，并謂此乃希特勒已定主意，牛賴脫亦曾告訴我如此，他們二人都說希特勒最後必以修改海約爲論斤計兩的。

他們二人就這方面而言，比希特勒忠直得多了，依照戈林語氣，我測知希氏早有廢約的意思，再觀以後所

演事實，更證明希氏已不再顧到條約之存在。

希特勒既在擴充德大陸軍及空軍，而欲重建海軍，事實上有所困難，而在物質上亦恐難允許，是希氏要求修改海約的唯一目的，爲解除英國反抗的武裝，俾他的中國計劃得以順利實現。

英國洞悉其奸，故亦出此轉變，而事至今已不可挽回了。

不會有戰爭

納粹黨領袖中我最同情戈林，一九三三年德國國會被燬，他是負完全責任的，自然是希特勒的忠實黨徒，所以一九三四年被任爲柏林清黨的中堅分子，在任何擾亂發生之際，警方在戰爭時他會變成十分無情，他對我說他最佩服英國的特來克強盜的勇敢而嫌我太慈悲。他本人實像一個典型的粗獷海盜，但具某種引誘的特性，我很喜歡他。

我尤其歡喜戈林太太，她有很好的姑德，她毫不受戈林的影響，總是那麼仁慈和樸素。

一九三七年六月間，加拿大總督金氏出席帝國會議後，便道拜訪柏林時，戈林夫婦假座大使館爲他洗塵，此爲我第一次和戈林太太見面。

那次宴席的最後一道菜是一盤餡餅，戈林太太說她的醫生不許她吃餡餅，所以她不吃。我說你不吃是恐怕身體發胖有損體貌，她回答道：「哦，否，漢門（戈林名）喜歡肥胖婦人的。」我連忙向她道歉說，我並不是有意失禮，我以爲一般婦人總該當心他們形貌的，我又說女人的虛偽是雖見其可愛，而於男人則是一種憎厭。這句話我認爲對她而發是欠圓滑的，因爲她的丈夫根本就犯此病，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她的回答是這麼說：「你真的這麼想嗎？我倒贊成男人的虛偽呢。」她的回答這麼簡單和自然，怎叫我不歡喜她，我越看她越羨慕她。

了，我相信如果她有政治頭腦的話，她和她小孩會給戈林的生活以有效的影響。

我在此確信希特勒的位子若給戈林將來做，該不會有一九三九的戰爭。一九三八年九月他曾一度堅持和平，故一時盛傳他爲此而失寵於希特勒，他既能於一九三八年如此希圖，則在一九三九年出以同樣態度當屬可能，惟一之爲甚再將被希特勒所忌耳。

戈林確爲忠實的僕役，他對希特勒比任何黨徒要忠心，他談話中從不說自己對於納粹黨有何功績，他說一切功績該是希特勒的，所有的計劃也是他決定的，他說他自己沒有什麼。

他很幽默，有許多關於他的笑話，柏林人士常以此批評他的缺點，惟此之所謂缺點，與戈培爾或希特勒的則大異，他的笑話是出於自然而且普通的，例如他的愛備勳章弄出笑話。

一天希特勒去拜神，萬能之神對他說「阿唐爾夫（希特勒名）我很喜歡看見你，但願阻止漢門那傢伙一同來，他來了一次總拿去了一個神星。」又在一黑夜，某汽車夫一不當心把車子撞進上將的車，於是被拘入法院，開庭時該車夫辯護說，這不是我的開車不當心，實在因爲上將所備的勳章在黑夜裏特別發亮，我誤認爲有光的地方，但開過去後，方知道闖了禍，法官判決他無罪，他的笑話諸如此類。

戈林雖像其他的德國人對待手下很少仁慈，但對於動物和兒童則慈愛有加，他自己有個小孩，他有別墅在離柏林四里遠的卡林霍爾地方，那別墅的頂層陳列着大批不同的現代兒童的玩具，他覺得玩具比一切消遣物更有味兒。

玩具中或有飛機轟炸不設防城鎮的模型，當我提出質問時，他便說這並不是納粹黨生活的觀念或有意惡化少年人的心理作用，沒有兒童同他玩時，他便和小師子頑皮戲玩，那頭小獅子當他的女兒不在家時，總和他一塊兒的。

戈林對外的應酬很忙，但他仍抽暇拜望朋友，同時人家跟她談話，也不限制他的時間，對他說話最自由不過的，什麼話都可坦率的說出。他既不輕易的採取人言，亦不隨便的得罪人。人家雖言無倫次，他却很容易的抓着要點，我和他長時間談話時從不阿諛他的所好，且與他的意見常發生相左，而他總是那麼虛心下問的樣子。

不轟炸非軍事目標

他常詢問關於英國和英國人的特性，對於這些問題他雖不十分明瞭，然亦下過尖銳的批判。

他和我談話一向很興奮的，只有末一次我發見他疲倦的樣子。去年八月卅一日就在波蘭大使謁見里賓特洛甫的當兒，和德國進攻波蘭領土，他的空軍於黎明出發轟炸波蘭和機場時前幾刻鐘，我和他談了二小時之久，那時希特勒尚未簽准最後的進攻命令，衆信事態的發展端視里賓特洛甫與里比斯基（波大使）談話的結果如何。

戈林雖已整裝待命，但仍以為和平未至絕望，談話之間他給我絕對的保證，如真的戰事不可避免時，則他的空軍必僅就軍事目標地區轟炸。當時我稱以現代飛機的高速度飛行，萬一你的空軍役不着軍事目標，却誤擊倫敦的住宅區，並墜落在我的頭上，那我老實說，即死亦不瞑目的。他即刻回答說真的有此不幸，我定遣派專機投擲一個花圈送你無疑。若果真的我被炸死了，他會遵辦的。

東普魯士的一個獵會，是他自己的產業，在那邊我初次體味他的慇懃款待。那屋子僅為一獵所，稻草的屋蓋，裏面佈置非常舒適，依我知道那管屋的人都是女的，只有一個男僕，主僕之間並沒有什麼階級的儀式。那邊並沒有什麼生客，只有他瑞典的小舅，還有許賓副將，曼特副將和一位少年空軍將官勃勞區許，他是現任德國

總司令之子。

在歐洲森林中射雄鹿與在蘇格蘭射雌鹿不同，雌鹿的隱藏處在懷春時方能發現，平時不易尋覓；雄鹿則於晚間出來覓食，獵者可於嫩綠草原附近候而射獲之。

那邊築有很多高台，約二三十尺高，一般獵家必須爬在上面等候。一二個鐘頭才會發現雄鹿帶着大小鹿而來。我早晨到羅明登，直至下午四時，一切方安排妥善，我被指定打一頭離開十四碼遠的大鹿。

那天打獵，我們所用的武器是步槍。出發之前，戈林對我這樣說：「英國人雖善於運用獵槍，但不大會用步槍。他又說某次他同一個英國獵人去射鹿，那位先生竟射三次不中呢！經了他這樣一說，我倒有點顧慮，彷彿今天的成敗悠關英倫三島獵人的榮譽，我週圍雖有諸賓，曼特等同在一起，但仍不免胆小，我暗想他們定覺得這一位可憐的英國外交官竟會如此不中用哩。」

幸運得很，我們登了高台，等了一小時之久，發現那大鹿在半里處出動，與他們預料的地點大異。

戈林的和平條件

因為地點太遠了，我只得下台仿效蘇格蘭隱身行近再射之法，即先步行若干距離，可伏地蠕行前進至約百碼之處站定，到了那邊之後，看見那鹿立着不動，一槍便打中了。剎那之間，我即不愧稱為獵人。戈林看了我全身仆地爬行（這種蠕行獵法，在德國野獵中極少見的）竟捧腹大笑，說此為外交家的正常獵法。巧得很，翌晨我又以同法一槍擊中了一鹿，此後我便視為德國獵會的名譽會員。

我從羅明登回來頗不開心，因和戈林作了一次政治上長時間談話之後，他這胖子非常聰明而且狡猾，所談的既簡單又重要，他說英德諒解協定應根據下列二原則：

第一，德國承認大不列顛海外殖民地的特別地位，所有資源受英帝國統制。第二，大不列顛承認德國在歐洲優先地位，而不阻止德國勢力的合法擴張。這就是說，讓德國在中東歐自由澎漲，與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希特勒交給我的建議並無二致。

他的簡單幾句話似頗動聽，惟對於西歐民主國的國家道德和國際的理想主義，已遺棄不顧，而於納粹主義的野心及其假面具亦暴露無遺矣。

叫德國和他國處於同等權利，原可以君子協定出之。但希特勒納粹政府主張以用於德本國的同樣方法，來對付德國外圍各國，則任何和平計劃終無成功之望。

一九三七年張伯倫先生為打開英德的僵局，再作第二次的和平嘗試。那年戈林將軍担任國社黨遊藝組主任，籌備於十一月舉行日獵展覽會。我於五月間到柏林履新，看見歐洲各國均有代表作品參加展覽，獨大不列顛沒有，我認為此為失面子的事情，我們應該參加的，後來我不顧時間的匆促，即懇商外交部向英政府撥款，積極籌備參加結果，謝謝外交部即匯來少數款項，而蒐集的材料，倒也相當滿意。

展覽評判揭曉，波蘭在歐洲列第一，英國從海外搜集亦列第一，但據報告此展覽會是專供哈里法克斯氏，他當時為上議院議長，來訪柏林觀瞻的。這原是外交上的把戲，目的在避免各方的過份興奮或失望，故只說這次拜訪為議長以英國獵會主人的私人名義來參觀柏林日獵展覽會，並無特別任務，但照樣地被人留心注意。其實這是張伯倫先生的錦囊，他想叫英國著名要人親見納粹巨頭，可使希特勒對英有較美的了解。此次拜訪，就其本身而言，是完全成功的，假使真的有諒解可能，希特勒真的是需要那次拜訪，則哈氏的功勞確淺鮮。

戈培爾態度改善

哈里法克斯氏一到柏林，就和他的老友牛賴脫夫婦午餐，下午去參觀展覽會。哈里氏在德國的目光中，無異於一主要展覽品，衆目所矚望的，他經過的地方羣衆當然表示歡迎，顯然流露一種同情和快感。第二天他又去參觀一趟，當晚趁火車至勃區台斯格登（是希特勒住處）和希特勒談了很久。

廿日晨他返抵柏林和戈林將軍在卡林霍爾午餐，那天晚上我大使館開個大宴會，席間他沒與納粹黨各部部长及其屬員碰頭。隔了一天（即星期日），戈培爾夫婦來參加大使館茶會，那時我的姊姊萊特利夫人和米特卡爾非夫人均在我處玩，便請她們來招待戈培爾太太。哈里氏和戈培爾談話，我居間翻譯，他們談關於英德報界言論問題，雙方尙稱順利，我時常觀察戈培爾的談話既合理性又合邏輯，他這種態度常於私人談話間流露出來的，所以哈里氏看來他却並不是怎樣不講理的人，而對他的印象頗佳。

議長就於那天晚上返回倫敦，他在柏林足足酬酢了五天，一般的印象無疑的是很好。

像哈議長那樣顯明的誠意，高尚的氣度和爽直的胸襟，聽說希特勒對他的印象頗深，就是一般德國民衆亦認爲此番拜訪是英國對德國表示好感，值得重視的，可是德國當局尙抱觀望態度。

哈里氏返倫敦之後，戈林曾這樣問我：「議長此番駕臨是否負有重大使命，他對於英國的反對納粹派，他們站在舊的陣線，主張一切須遵循國聯會議，法國的包圍政策，集體安全，和離開俄國以建樹對德的平衡力，能否強迫這班人聽取他的意志？」

德國國內對於英國那時所行策略確具上述的純正見解，事實上，戈林雖有意與英覓取諒解，而希特勒本人則遲遲不決。他聰明得很，計劃首先把奧國同幾條小河流弄到手，雅不欲與英諒解而輕易地放棄他對於中歐的野心和英國講好，他看起來就是英國默許他變更中歐地圖的計劃，他的這種投機事業可不費分文，却等於一種有價的證券，用以欺騙一般德國人民，他們的願望實在想和英國做朋友的。希特勒的這種強制做法簡

直像魔術家的變戲法，專門迷惑聽衆和分散他們的注意力一般。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大家雖明知努力已無濟於事，惟仍希望希特勒也許還有誠意，他所說的與他的意志，或可接近。事實上，他只要大日耳曼民族的團結，他需要的只是日耳曼人，他一旦得了奧國和蘇台德的羊羣，入了德國的懷抱之後，該不再干預其他國家而自然滿足，安心從事和平建議。

智者防於未然，在某事未及危險地步，總想極力挽救的，和平固爲我之目的，苟既盡其精力，而結果終究趨於無效，則徒見白費心思，我又何苦實幹。但言雖如此，我得聲明並非預言危機之必臨，乃欲盡其力以防避其發生之謂，所以我一九三七年所作關於德國的報告，有以下的記述：

「德國軍備確已恢復往年之偉觀，吾人不該再當它一種新聞傳說看待。

陸軍方面，統一的命令日有所聞，而此外顯然已增加不少師團，和坦克車部隊。

空軍方面，數量之繼續增加，真駭人聽聞，迄今當無止境，預料吾人最近之將來，必遭第一線四千至五千架飛機的勁敵，德國空防近更激烈發展，其效能或非他國所可知曉。

海軍方面，其戰鬥力量雖僅佔德軍備百分之卅五，然其訓練幹部人才，不遺餘力，已超過上述標準；此外並以教育宣傳，統制等方法來動員全國國民及實業界，作戰時之準備，亦在跨步邁進中。

德國軍事收效是以神爲號召的，即人人應爲戰神而犧牲，故德之備戰非僅指軍隊而言，實普遍全國者。一九三八年一月份頭個禮拜的談判，曾稍露光明，吾人似稍覺樂觀，然希特勒仍獨斷獨行曰：「欲求和平，必先準備戰爭。」

我向來以爲希特勒目的在於吞併奧國、蘇台德及但澤，其手段即要求根據公民投票自決，真的如此則以談判方式解決亦非不可能。且看他對於興登堡飛船和 Deutschland 的被炸死者所感的哀痛，彷彿亦不甚贊

成戰爭以引起更大的犧牲。但日久證明以上的推測，全非真相，希特勒和他的一班野人實不欲僅借示威作用以達到佔奪目的，他們非一顯身手不休的。警方自造玩具一座，必思一玩方已，德國陸空軍無異一超常的玩具。希特勒頗思一玩的機會，以表示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此其所以不顧本國及世界之所付代價為何若也。

希特勒對於遇害的日耳曼人的痛心，在利那間無疑的是其真性的流露，但他的性情是雙方面的，他對於國外的被壓迫的日耳曼人表示憤慨，（但對於國內集中營的被壓迫者則不然）又譬如他對波蘭是主張敦睦邦交的，然對波蘭的少數日耳曼民族則未必表示同情。

日耳曼人生命將被犧牲

再爲了保持意大利的好感，他竟准許犧牲日耳曼人在南太洛爾（South Tyrol）的居住。雖然他說將來有把他們送回故居的可能，只不過是一種意思的表示，可是戰爭發動後，他爲推進親俄政策，即叫波羅的海日耳曼居民遭受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困難，亦所不惜。

在另一方面，他會爲奧國的親納粹派，捷克的蘇台德黨和波蘭的少數日耳曼民族的被壓迫而發起怒來，輕易地赴湯蹈火，說是替他們爭取自由。他對於被壓迫的日耳曼人如此，而對於炸死的德國人亦復如此，他曾公開宣稱如果和波蘭開戰，恐須死亡日耳曼人不少，但言雖如此，做還是做，進攻波蘭仍是避免不了。我推想他如果相信進攻西戰場會使他獲得光榮的成功，並能維持他的地位和黨徒的話，他無疑的會毫不顧慮地去犧牲成千成萬的生命來爭取的。

我的出任柏林大使像演一齣戲劇，一九三七年是前奏曲，戲目的演出是各色武裝軍人的軍紀，機關槍，大砲，坦克車炸彈等的轟炸聲，這是一本四幕的悲劇，下面就是它的演出。